广西南宁社区干部谢华娟十多年贴心服务表达心声——

“少数民族同胞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谢华娟（左）到维吾尔族群众家走访谈心。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谢　洋
通 讯 员　韦颖琦　薛瑞环

“出了火车站就找中华中路社区，有困难就找谢华娟帮忙。”在前来广西南宁的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打工者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今年47岁的谢华娟是南宁市西乡塘区中华中路社区党支部书记。中华中路社区距离南宁火车站只有几百米，所以这里成了新疆、甘肃等地许多少数民族打工者来到南宁的第一个落脚点。中华中路社区仅0.6平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内居住着汉、壮、维吾尔、回、苗等15个民族的居民，社区总人口3084人，其中少数民族约占社区总人口的30%。

“我是社区的服务员，少数民族同胞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为他们服务我义不容辞。”在社区任职的10多年来，谢华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她从不退缩”

今年74岁的申凤秀是中华中路社区里的退休老干部，作为社区元老的她一路见证了“小谢”的成长。

2004年谢华娟刚调到这里做社区主任时，社区流动人口众多、卫生环境差、管理混乱、本地居民排外等问题都让她感到巨大的压力。

社区里不时会传出这样的声音：“别的社区都是男主任，也不一定能干好，她一个女人能行么？”

谢华娟清楚地记得，2004年9月，中华中路社区搬来了一批新疆小伙子，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导致他们与本地住户之间摩擦不断。申凤秀看出了谢华娟内心的“紧张”，就和社区其他几位老干部多次鼓励她。

后来，申凤秀和一批社区老领导一次次被这个内心很强大的女人折服。“小谢胆大心细，办事用心用脑，遇到需要处理的事情，她从不退缩，最终也总能妥善解决”。

一次，两位维吾尔族小伙子因为摊位问题发生纠纷，最终引起两群人的对峙。晚上8点多，正在办公室加班的谢华娟，听到外面的吵闹声，立刻跑了出来。两伙人手上拿着铁棍打算“干架”，气氛十分紧张，旁边的居民在一旁围观，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谢华娟一把拉出绑在一起的一辆三轮车和两辆自行车，正好把两群人隔开。“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哪里来的牛劲”，她抢过其中一个人手中的铁棍用力敲打着铁栏杆。在办公室陪着谢华娟加班的女儿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吓得哭了。

“我是社区书记，你们有什么事情跟我说。都是自家兄弟，出门在外，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多让人笑话！”谢华娟的挺身而出，让双方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

第二天，谢华娟私下里听说，双方并没有完全消气，他们为了不让“谢书记为难”，说要另找地方大干一场。为了让双方彻底解开恩怨，谢华娟还找来45岁的图尔贡江·提赛伊迪作为双方的调解员。在社区已经居住了10年的图尔贡江·提赛伊迪是外来维吾尔族同胞心目中的老大哥，在他的认真劝导下，双方最终和好如初。

心细的“管家婆”

说起谢华娟的心细，身为社区活动骨干兼楼栋组长的刘奶奶深有感触地说：“民族兄弟想到的事情，她都能想到，民族兄弟想不到的事情，她也替他们想到并做到了。她把民族兄弟当自己人，民族兄弟把她当‘暖心人’。”

2006年，谢华娟发现社区里有一位回族老妈妈经常闷闷不乐。她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老人的两个儿子年轻时因为跟人打架被抓，出来后找不到工作。谢华娟就主动做两兄弟的“担保人”，四处询问用工单位，最终帮他们联系到当保安的工作。现在，两兄弟都做到了单位保卫工作的管理层。

谢华娟心里还时常挂念一个已经跟父母回到新疆大半年的漂亮的维吾尔族小女孩，“茹柯椰木走的时候，在学校已经可以跟别的小朋友交流了，有时还当父母的‘小翻译’”。原来，7岁的茹柯椰木到了上学年龄，却经常在社区里一个人玩耍，这让谢华娟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谢华娟在走访中了解到，茹柯椰木是因为语言和饮食方面不习惯才退学的。谢华娟通过多次与教育局、学校沟通，终于让小姑娘再次进了学校。虽然小姑娘的爸妈要求不高，只期望孩子“会说汉语就行”，但谢华娟总是很认真地鼓励小姑娘要好好学习。

谢华娟发现社区里的维吾尔族孩子牛奶不够喝，打听后知道他们在附近很难买到清真牛奶，于是她就专门跑到社区附近的一家超市，跟店长商量多进一些清真牛奶。为了让维吾尔族同胞在南宁找到家的感觉，谢华娟鼓励维吾尔族同胞把自家的古尔邦节办起来，她不但帮忙买来食材，还主动走进队伍里，跳起极不熟练的新疆舞……

最让维吾尔族同胞意外的是，谢华娟还给他们搞来了一台电脑。谢华娟有一次值班发现，有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晚上回来得很晚。谢华娟问了才知道，他们去网吧下载新疆歌曲了，“因为摆摊时要用”。没过几天，维吾尔族同胞们就看到谢华娟从市民委那里帮他们申请了一台电脑。为此，谢华娟还专门在社区办公室二楼腾出一个五六平方米的房间放置电脑。大门是维吾尔族同胞自己设计的伊斯兰建筑风格，门口贴的牌子上面分别用汉语和维文写着“温馨之室”。每逢下雨天，这个小房间就成了新疆同胞最爱去的地方，“他们经常四五个聚集到一起来这里下载一些维族歌曲，跟远在新疆的家里人视频聊天，或者看一些维文电视剧”。

打造一个温暖的家

谢华娟说：“每年中秋、国庆前后，很多维吾尔族同胞会趁着农闲举家来到南宁销售葡萄干、核桃等，待到来年三四月再回家乡种地。”新疆距离广西4500公里，维族同胞返乡时需要在郑州转车，坐火车要四天五夜。由于路途遥远，谢华娟放心不下，总会打好几个电话问他们到家没有。

送别的场面对于这位在火车站旁边的社区工作多年的谢华娟来说再寻常不过，可每一次送少数民族同胞上火车她都忍不住流眼泪。

“忘记拍照片了，今年一定要拍！”谢华娟舍不得那些已经回家乡的少数民族同胞们，舍不得她口中说的“自己人”。

在中华中路社区二楼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对门的墙上写着的民族政策，进门右手边的墙面上也挂满了少数民族居民活动的照片。为了节省空间，谢华娟把各民族同胞活动的照片做成了一幅幅可以推拉的卷帘，一面墙可以当几面墙用。“我担心他们以后回来看不到自己的照片，就特意去做了这样一个卷帘，来的时候就放下来给他们看。”谢华娟说，无论是哪个民族的兄弟，出来打工都不容易，她希望让他们在南宁感受到家的温暖。

订维语画报、拜托附近的便利店多进一些清真食物、帮新来的年轻人安排旅游……谢华娟记住了每一个少数民族同胞们不经意间提出来的小心愿并帮他们去完成，始终亲力亲为。

“我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的。”这位每天忙着服务群众的社区“管家婆”几乎把社区办公室当成了家，而她自己的小家却总是被排在后面。在女儿需要妈妈帮忙辅导功课，需要妈妈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一心想着服务群众的母亲总是缺席。“我对她们感到很愧疚……”谢华娟的眼里涌出了泪花。

青海：花海醉游人
宁夏：沙漠黄金季

左上图：7月22日，游客在门源油菜花海内游览。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近50万亩油菜花盛开，形成“百里油菜花海”的美景。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左下图：7月22日，游客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旅游区体验骑骆驼穿越沙漠项目。7月份以来，宁夏进入沙漠旅游黄金季节，暑期旅游客流与开斋节小长假客流叠加，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等沙漠游线路迎来夏季旅游高峰。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一位藏族歌者的“本真”生活

“把这扇窗户推开，闯荡一下外面的世界”

本报记者　桂　杰

藏族人阿旺·洛桑顿珠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独唱演员、中央民族歌舞团歌队副队长，曾经随团出访过20多个国家，演出700多场。他是著名歌唱家蒋大为的弟子，与蒋大为结下父子般的师生情谊。2015年3月，在蒋大为举办的“桃花盛开30年”晚会上，他高歌一曲以谢师恩。

“实在不行，我大不了就回迪庆”

“会吃饭，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对于藏族孩子来说，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虽然是男孩，从小喜欢唱歌跳舞的阿旺人见人爱。阿旺出生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

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给他带来了灵感，各民族不同的歌舞音乐和表现形式让他从小就受到丰富的民间音乐滋养，阿旺把各民族的歌曲都演绎得游刃有余，成了当地有名的“小歌王”。

1990年，阿旺考上了迪庆州民族师范学院音乐教育班，开始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认识了五线谱，摆弄起了手风琴。1997年，他被选拔到迪庆藏族自治州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阿旺在工作之余身兼数职，除了在团里唱歌，他还担任舞蹈演员和主持人。业余时间，他曾放下演员的身段摆摊卖袜子、卖鞋子，贩运蔬菜，还担任过代课教师。

2000年春天，一次机缘，他参与了云南香格里拉·藏密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个音乐广告的制作。在合作过程中，公司一位领导看到了他身上的潜力，极力鼓励他报考中央民族大学，并承诺包下他进京考试期间的一切费用以及第一年的学费。“我得有勇气把这扇窗户推开，闯荡一下外面的世界，实在不行，我大不了就回迪庆。”于是，阿旺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在北京，阿旺拜见的第一个名师是中央民族大学声乐教授吴坤侠。当时，他在北京人生地不熟，通过朋友辗转介绍认识了吴坤侠。刚来北京时，为了准备考试，每天早上5点多，他从租住的地下室爬起来，6点准时出现在吴老师的琴房前练歌。一周时间下来，阿旺觉得自己的备考状态和音乐表现力都有很大提高。当他把用信封包裹的为数不多的报酬交给吴坤侠时，吴老师拒绝了。“孩子，这个老师不能要，你留着买东西吃，买火车票。”初来北京的阿旺一下子有了亲人般的感觉。

2000年9月，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阿旺以全国专业课第一的成绩进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学习。由于毕业后曾经工作过两年，阿旺把自己当成同学们的大哥哥，真诚待人，主动承担班级工作，不但在学生会担任过外联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务，而且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多次带领同学在街道和社区进行各种义务演出。

“兄弟，你愿意拍戏吗？”

在中央民族大学同学眼中，阿旺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他肯吃苦，学校的琴房他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上学期间，他的音乐才华就得到了专家的赞誉与肯定。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表现，他两次获得教育部国家二等奖学金，多次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党员。

2001年5月，刚上大一的阿旺得到了一个机会，受新加坡海峡音乐艺术协会邀请，与一批艺术家赴新加坡参加了“新、蒙、藏歌声扬狮城”音乐会。2001年9月，又参加了首届“全国歌手唱云南”电视大奖赛，获得了专业组优秀奖。

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节目走进中央民族大学举办国庆专题晚会，阿旺应邀担任了主持人、独唱和对唱演员。

2003年，青年导演陆川筹划拍摄电影《可可西里》。在一个偶然的饭局上，正在四处寻找演员的陆川一眼看中了阿旺。“兄弟，你愿意拍戏吗？我有一个片子要在藏区拍，尝试下如何？”“好啊，您觉得我合适就带着我，不合适就别带我。”试拍了一个广告之后，陆川正式邀请他出演该电影巡山队员“达瓦”一角。

收到邀请函后，阿旺向班主任作了说明并请假，向学生处打报告，得到了副校长的签字。他当时给学校写的保证书是一定不忘学习，学期末准时参加学校的考试。

电影《可可西里》的拍摄时间是5月到11月，拍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剧组留下的脚印，也许就是这个地方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阿旺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说句老实话，每次回到可可西里，见到公路和远处灯火的时候，都像见到天堂一样。”很有感觉的一段话，自己一说，眼泪就要涌上来，但陆川却在旁边一次次大叫：“NO！记住，不要朗诵，不是让你演话剧和歌剧，不要煽情，要真实平淡地说出来。”最后，阿旺用带着一点方言的土语，看似很平淡地说出了这句话，给观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有人劝阿旺留在影视圈发展，他却说：“电影《可可西里》让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心态都有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事业都是为了个人，现在这种欲望少了，把心态放平稳了。”

2004年，阿旺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留在了北京。

最美的歌献给妈妈

2006年端午节，阿旺第一次回到故乡香格里拉市演出。那次，他唱了《香格里拉迎宾曲》《快乐藏人》等五六首歌曲，现场气氛热烈。在家乡人的心中，阿旺就是当地走出去的大明星。

由于个性鲜明突出，入团后，他很快就以优秀的表现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中，阿旺有自己的良师益友，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就是其中一个。他真正决定追随蒋大为是在2006年。那年，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不想最后却没有拿到心仪的名次，本来处在巅峰状态的他非常沮丧。蒋大为主动找到他，耐心地帮他分析：一是选歌没有选好；二是在处理上还有一些细节不到位。蒋大为的一席话，让阿旺的心暖了，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其实，2004年年初来团里时，阿旺就想拜蒋大为为师，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比赛之后，他正式拜蒋大为为师。在蒋大为的悉心指导下，他的声音和感觉有了跨越式提高。蒋大为总是要求他在唱歌时，声音尽量回归到自然说话的状态，因为在他看来，演唱技巧使用太多了，歌曲就失去了灵动性。

蒋大为为人的大度也令阿旺钦佩。比如，有时电视台请蒋大为上综艺节目或演唱会，蒋大为总是找理由推掉并亲自致电编导嘱咐务必把机会留给阿旺。蒋大为的歌曲《最美的歌献给妈妈》目前几乎成为阿旺的代表曲目。“蒋老师从来不会说，这首歌是我的，别人不许唱，他总对我说，随便唱，需要我歌曲的伴奏带，随时来取”。

今年，蒋大为在上海、长春和大连有3场独唱音乐会，阿旺都是音乐会的特邀嘉宾。音乐会的要求只有一个，即来的人必须现场真唱不能放录音。在成长的过程中，阿旺也始终用“保持本真”的信条要求自己，待人真诚，真心演绎，用真情去赢得人生中的每一步。

父亲，请接受这一杯酒

夜，黑漆漆，静悄悄；窗外，雪花大片大片地落下，而我独自端着酒杯，却早已泪如泉涌。

如果天堂真的存在，那么，父亲啊，儿的呼唤您能听到吗？斟上这杯您最爱的古井贡酒，今夜咱爷俩不醉不休！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一辈子没有别的嗜好，惟独喜欢喝酒。从我记事开始，每到饭点，父亲都会从床下的箱子里拿出他那擦得铮亮的铜酒壶，小心翼翼地斟上一小盅白酒，就着咸菜，一小口一小口美美地抿着。我和妹妹坐在旁边，眼馋地看着父亲享受的表情，也对酒充满了期待，可是谁也不开口，没有父亲的批准，我们是动不得的。

然而有一天，我实在禁不住诱惑，偷偷地打开了父亲的箱子，那个铮亮的铜酒壶和那个小酒盅像宝贝一样被珍藏在箱子里面，上面还蒙着纱布。我迫不及待地猛灌了一大口酒，顿时辣得我全身发烫，满脸通红，不一会就感觉天旋地转了……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喜欢那么难喝的东西？父亲兴致勃勃地说：“酒是天河水，喝了长智慧啊，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然而等我长大后，父亲却很少饮酒了。那时候我和妹妹都在读高中，家里花销很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便偷偷把酒戒掉了。直到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的酒壶中才重新装满了酒，而那酒壶还铮亮的，没有一丝灰尘。父亲颤抖着拿起酒壶，仿佛看见了久违的朋友，仔细地端详了很久。那一夜，父亲史无前例地邀我陪他一起喝了好几杯，提起我儿时的故事，他的眼里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不过，父亲当时喝的那种不知名的劣质白酒像火一样灼烧着我的心，看着父亲那端杯的手已干枯得犹如冬日里粗糙的老树枝，我的心也如刀割一般疼——作为他的儿子，我内疚不已，我对他说：“对不起，爸，我害得您连酒都喝不上，以后我一定买最好的酒给您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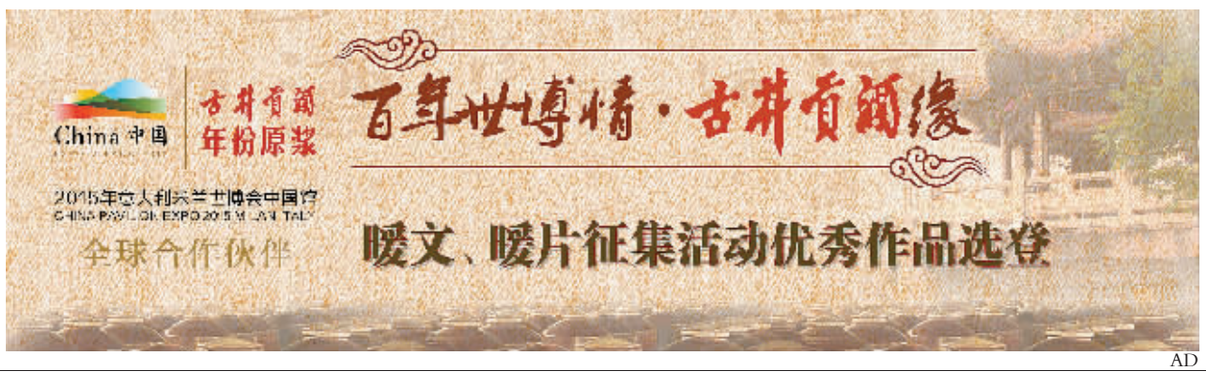
大二那年春节，我真的带了一瓶好酒回家，那是一个同学送我的古井贡酒。打开瓶盖，古井贡酒的绵柔幽香扑鼻而来，父亲陶醉地嗅着，大声赞好。我高兴地为父亲斟了满满一杯，父亲小心地接过，颤抖着送到嘴边，每抿一口都无比惬意，他说这是他这辈子觉得最好喝的酒。几杯进肚，父亲醉了，泛红的脸上还带着笑容。我仔细地端详着父亲，他的两鬓已经看不到黑发，消瘦的脸庞被无情的岁月刻下了深深的痕迹，那只端杯的手已经无法伸直……他才43岁啊，可是，他再也不是那个像大树一样为我遮风挡雨的父亲了！

位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公园内的宋代古井

就在那一年，父亲的身体骤然衰落，到后来严重到咳血。在一个寒风凛冽、大雪飘飞的冬日里，父亲因肺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听母亲说，父亲极其珍爱那瓶我送他的古井贡酒，就连包装纸盒也不肯丢掉。每次他都不舍得多喝一点，直到临终之前，他还挣扎着翻出我送他的古井贡酒，抱在手里。我在外地上学没有看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只是一看到那个擦得铮亮的铜酒壶就想起父亲端着酒杯对我说：“酒是天河水，喝了长智慧啊……”

从此以后，我也爱上了古井贡酒，爱上了它绵甜爽净的味道。品着古井贡酒，回忆着那一幕一幕的往事，感受着父亲给我的平凡而伟大的爱，多年以来，我明白了，那酒的味道，其实是父亲的味道，让我回味一生。

（戴秀珍）



AD